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 第二十一回 問失物瞞客詐求簽 限歸期怕妻偷擺酒

按：陶玉甫請陶雲甫到李漱芳房裏來坐。雲甫先問漱芳的病，便催玉甫洗臉打辮，喫些點心，然後各自上轎。出東興里，向黃浦灘來。祇見一祇小火輪船泊在洋行碼頭。先有一肩官轎、一輛馬車，傍岸停著。陶雲甫、陶玉甫投上名片，黎篆鴻迎進中艙。艙內還有李實夫、李鶴汀叔侄兩位，也是來送行的。大家相見就坐，敘些別話。須臾，于老德、朱藹人乘轎同至。黎篆鴻一見，即問：「如何？」朱藹人道：「說好哉，總共八千洋錢。」黎篆鴻拱手說：「費神。」李實夫問是何事，黎篆鴻道：「買兩樣舊物事。」于老德道：「物事總算無啥，價錢也可以哉，單是一件五尺高景泰窯花瓶就三千洋錢咾。」李實夫吐舌搖頭道：「勸去買哉，要俚做啥？」黎篆鴻笑而不言。

徘徊片刻，將要開船，大家興辭登岸。黎篆鴻、于老德送至船頭，陶雲甫、陶玉甫、朱藹人皆乘轎而回。惟李實夫與李鶴汀坐的是馬車。馬夫本是稔熟，徑駛至四馬路尚仁里口停下。李實夫知道李鶴汀要往楊媛媛家，因推說有事，不肯同行。鶴汀知道實夫脾氣，遂作別進弄。

李實夫實無所事，心想：天色尚早，那裏去好？不若仍去擾諸十全的便飯為妙。當下一直朝西，至大興里，剛跨進諸十全家門口，祇見客堂裏坐著一個老婆子，便是花雨樓所見擠緊眼睛的那個。實夫好生詫異。諸三姐迎見，嚷道：「阿唷！李老爺來哉。」說著，慌即跑出天井，一把拉住實夫袖子，拉進客堂。那老婆子見機，起身告辭。諸三姐也不留，祇道：「閑仔末來白相。」那老婆子道謝而去。諸三姐關門回來，說：「李老爺樓浪去哩。」

實夫到了樓上，房內並無一人。諸三姐一面劃根自來火點煙燈，一面說道：「李老爺，對勿住，請坐一歇。十全末燒香去，要轉來快哉。耐喫煙哩。我去泡茶來。」諸三姐正要走，實夫叫住，問那個老婆子是何人。諸三姐道：「俚叫郭孝婆，是我個阿姐。李老爺阿認得俚？」實夫道：「人是勿認得，來浪花雨樓看見仔幾轉哉。」諸三姐道：「李老爺，耐勿認得俚，說起來耐也曉得哉。俚末就是倪七姊妹個大阿姐。從前倪有七個人，纔是姊妹淘裏，為仔要好，結拜個姊妹，一淘做生意，一淘白相，來裏上海也總算有點名氣個哉。李老爺，耐阿看見照相店裏有『七姊妹』個照片子？就是倪哋。」實夫道：「噢，耐就是七姊妹。價末一徑倒勿曾說起。」諸三姐道：「阿是說仔七姊妹，李老爺就曉得哉。難故歇個七姊妹，勿比得先起頭，嫁個末嫁哉，死個末死哉，單剩倪三家頭來浪。郭孝婆是大姐，弄得實概樣式。我末挨著第三。再有第二個阿姐，叫黃二姐，算頂好點，該仔幾個討人，自家開個堂子，生意倒蠻好。」實夫道：「故歇郭孝婆來裏做啥？」諸三姐道：「說起倪大阿姐來，再討氣也無撥。本事末挨著俚頂大，獨是運道勿好。前年還尋著一頭生意，剛剛做仔兩個月，撥新衙門來捉得去，倒說是俚拐逃，喫仔一年多官司，舊年年底坎坎放出來。」

實夫再要問時，忽聽得樓下門鈴搖響。諸三姐道：「十全轉來哉。」即忙下樓去迎。實夫抬頭隔著玻璃窗一望，祇見諸十全既已進門，後面卻還跟著一個年輕俊俏後生，穿著玄色湖縐夾襖，白灰寧綢棉褂。實夫料道是新打的一戶野雞客人，便留心側耳去聽。聽得諸三姐迎至樓下客堂裏，與那後生唧唧說話，但聽不清說的甚麼。說畢，諸三姐乃往廚下泡茶，送上樓來。

實夫趁此要上，諸三姐拉住低聲道：「李老爺勸去哩。耐道是啥人？該個末就是俚家主公呀，一淘同得去燒香轉來。我說樓浪有女客來裏，俚勿上來，就要去哉。李老爺，耐請坐一歇，對勿住。」實夫失驚道：「俚有實概一個家主公！」諸三姐道：「倒勿是。」實夫想了一想道：「倘忙俚定歸要樓浪來末，那價呢？」諸三姐道：「李老爺放心。俚阿敢上來？就上來仔，有我來裏，也勸緊啲。」

實夫歸坐無語。諸三姐復下樓去張羅一會，果然那後生竟自去了。諸十全送出門口，又和諸三姐同往廚下唧唧說了一會，始上樓來陪實夫。實夫問：「阿是耐家主公？」諸十全含笑不答。實夫緊著要問，諸十全喀道：「耐問俚做啥嘅？」實夫道：「問問耐家主公末也無啥哋，阿有啥人來搶得去仔了發極。」諸十全道：「勸耐問。」實夫笑道：「噢唷，有仔個家主公了，稀奇得來！問一聲都勿許問。」諸十全伸手去實夫腿上摔了一把，實夫叫聲「阿唷喂」。諸十全道：「耐阿要說？」實夫連道：「勿說哉，勿說哉。」諸十全方纔放手。

實夫仍洋囂囂笑著說道：「耐個家主公倒出色得野哋。年紀末輕，蠻蠻標致個面孔，就是一身衣裳也著得價清爽，真真是耐好福氣。」諸十全聽了，救地連身直撲上去，將實夫揪倒在煙榻上，兩手向肋了亂搔亂戳。實夫笑得涎流氣噓，沒個開交。幸值諸三姐來問中飯，諸十全訕訕的祇得走開。諸三姐扶起實夫，笑道：「李老爺，耐也是怕肉癢個？倒搭俚家主公差勿多。」實夫道：「耐再要去說俚家主公！為是我說仔俚家主公末，俚動氣，搭我噪。」諸三姐道：「耐說俚家主公啥，俚動氣？」實夫道：「我說俚家主公好，勿曾說啥。」諸三姐道：「耐末說好，俚祇道仔耐調皮，尋俚個開心，阿對？」實夫笑而點頭，卻偷眼去看諸十全，見諸十全靠窗端坐，哆口低頭，剔理指甲，早羞得滿面紅光，油滑如鏡。實夫便不再說。諸三姐問道：「李老爺喫啥？我去叫菜。」實夫隨意說了兩色，諸三姐即時去叫。

實夫吸過兩口煙，令諸十全坐近前來說些閑話。諸十全向懷中摸出一紙簽詩，授與實夫看了，即請推詳。實夫道：「阿是問生意好勿好？」諸十全嘆道：「耐末真真調皮得來！倪做啥生意嘅？」實夫道：「價末是問耐家主公？」諸十全又歎地又起兩手，實夫慌忙起身躲避，連聲告饒。諸十全乘間把簽詩搶回，說：「勸耐詳哉。」實夫涎著臉伸手去討，說：「勸動氣，讓我來念撥耐聽。」諸十全越發把簽詩撩在桌上，別轉頭，說：「我勸聽。」

實夫甚覺沒意思，想了想，正色說道：「該個簽末是中平，句子倒說得蠻好，就是上上簽也不過實概。」諸十全聽說，回頭向桌上去看，果然是「中平簽」。實夫趁勢過去指點道：「耐看該搭阿是說得蠻好？」諸十全道：「說個啥？耐念念看哩。」實夫道：「我來念，我來念。」一手取過簽詩來，將前面四句丟開，單念旁邊注解的四句道：

媒到婚姻遂，醫來疾病除。

行人雖未至，失物自無虞。

念畢，諸十全原是茫然。實夫復逐句演說一遍。諸十全問道：「啥物事叫『醫來』？」實夫道：「醫來」末就是說請先生。請著仔先生，病就好哉。」諸十全道：「先生陸裏去請嘅？」實夫道：「故是俚倒勿曾說哩。耐生仔啥個病，要請先生？」諸十全推說：「無啥。」實夫道：「耐要請先生，問我好哉。我有個朋友，內外科纔會，真真好本事。隨便耐稀奇古怪個病，俚一把脈，就有數哉。阿要去請俚來？」諸十全道：「我無啥病末，請先生來做啥？」實夫道：「耐說陸裏去請先生，我問耐阿要請，耐勿說，我阿好問耐？」諸十全自覺好笑，並不答言。實夫再要問時，諸三姐已叫菜回來，搬上中飯，方打斷話頭不提。

飯畢，李實夫欲往花雨樓去吸煙。諸十全雖未堅留，卻叮囑道：「晚歇早點來，該搭來用夜飯，我等來裏。」實夫應承下樓。諸三姐也趕著叮囑兩句，送至門首而別。

實夫出了大興里，由四馬路緩步東行，剛經過尚仁里口，恰遇一班熟識朋友從東趲來，係是羅子富、王蓮生、朱藹人及姚季蓴四位。李實夫不及招呼，早被姚季蓴一把拉住，說：「妙極哉，一淘去。」

李實夫固辭不獲，被姚季蓴拉進尚仁里，直往衛霞仙家來。祇見客堂中掛一軸神模，四眾道流，對坐宣卷，香煙繚繞，鐘鼓悠揚，李實夫就猜著幾分。姚季蓴讓眾人上樓。到了房裏，衛霞仙接見坐定。姚季蓴即令大姐阿巧：「喊下去，臺面擺起來。」李實夫乃道：「我坎坎喫飯，陸裏喫得落？」姚季蓴道：「啥人勿是坎坎喫飯！耐喫勿落末，請坐歇，談談。」朱藹人道：「實翁阿是要緊用筒煙？」衛霞仙道：「煙末該搭有來裏哋。」李實夫讓別人先吸。王蓮生道：「倪是纔喫過歇哉，耐請罷。」實夫知道不能

脫身，祇得向榻床上吸起煙來。

姚季蓴去開局票。先開了羅子富、朱藹人兩個局，問王蓮生：「阿是兩個一淘叫？」蓮生忙搖手道：「叫仔小紅末哉。」問到李實夫叫啥人，實夫尚未說出，眾人齊道：「生來屠明珠哉哋。」實夫要阻擋時，姚季蓴已將局票寫畢發下，又連聲催「起手巾」。

李實夫祇吸得三口煙，尚未過癮，乃問姚季蓴道：「耐喫酒末，晚歇喫也正好哋、啥要緊嘅？」羅子富笑道：「要緊是勦緊，難為仔兩個膝饅頭末，就晚歇也無啥。」李實夫還不懂。姚季蓴不好意思，解說道：「為仔今朝宣卷，倪早點喫好仔，晚歇再有客人來喫酒末，房間空來裏哉，阿對？」衛霞仙插嘴道：「啥人要耐讓房間嘅？耐說要晚點喫，就晚點喫末哉哋。」

即回頭令阿巧：「下頭去說一聲，局票慢點發，晚歇喫哉。」阿巧不知就裏，答應要走。姚季蓴連忙喊住道：「勦去說哉，臺面擺好哉呀。」衛霞仙道：「臺面末擺來浪末哉。」季蓴道：「我肚皮也餓煞來裏，就故歇喫仔罷。」霞仙道：「耐說坎坎喫飯呀，阿要先買點點心來點點。」說著，又令阿巧去買點心。季蓴沒奈何，低聲央告道：「謝謝耐，勦難為我，嚙嚙罷。」霞仙嗤的笑道：「價末耐為啥倒說倪嘅，阿是倪教耐早點喫？」季蓴連說：「勿是，勿是。」霞仙方罷了，仍咕嚕道：「人人怕家主婆，總勿像耐怕得實概樣式。真真也少有出見個。」說得眾人哄堂大笑。姚季蓴涎著臉無可掩飾，幸而外場起手巾上來，季蓴趁勢請眾人入席。

酒過三巡，黃翠鳳、沈小紅、林素芬陸續齊來，唯屠明珠後至。朱藹人手指李實夫告訴屠明珠道：「俚乃搭黎大人來裏喫醋哉，勿肯叫耐。」屠明珠道：「俚乃搭黎大人末喫啥醋嘅？俚乃勿肯叫，勿是個喫醋，總尋著仔頭寸來浪哉，想叫別人，阿曉得？」李實夫問：「想叫啥人？」屠明珠道：「怎曉得耐。」李實夫祇是訕笑。王蓮生也笑道：「做客人倒也勿好做。耐三日天勿去叫俚個局，俚哋就瞎說，總說是叫仔別人哉，纔實概個。」沈小紅坐在背後，冷接一句道：「倒勿是瞎說哩。」羅子富大笑道：「啥勿是瞎說嘅，客人末也來裏瞎說，信人末也來裏瞎說。故歇末喫酒，瞎說個多花啥。」姚季蓴喝聲采，叫阿巧取大杯來。當下擺莊豁拳，鬧了一陣。及至酒闌局散，已日色沉西矣。羅子富因姚季蓴要早些歸家，不敢放量，覆杯告辭。

姚季蓴乃命拿干稀飯來。李實夫飯也不喫，先就興辭。王蓮生、朱藹人祇喫一口，要緊吸煙，也匆匆辭去。惟羅子富喫了兩碗乾飯，始揩面、漱口而行。姚季蓴即要同走，衛霞仙拉住道：「倪喫酒客人勿曾來哋，耐就要讓房間哉？」姚季蓴笑道：「要來快哉呀。」霞仙道：「就來仔末，等俚哋亭子間裏喫。耐搭我坐來浪，勦耐讓末哉。」

季蓴復作揖謝罪，然後跟著羅子富下樓。轎班皆已在門前伺候，姚季蓴作別上轎，自回公館。

羅子富卻並不坐轎，令轎班抬空轎子跟在後面，向南轉一個彎，往中弄黃翠鳳家。正欲登樓，望見樓梯邊黃二姐所住的小房間開著門，有個老頭兒當門踞坐。子富也不理會，及至樓上，黃二姐卻在房間裏。黃翠鳳沉著臉，哆著嘴，坐在一旁吸水煙，似有不豫之色。子富進去，黃二姐起身叫聲「羅老爺」，問：「臺面散哉？」子富隨口答應坐下。翠鳳且自吸水煙，竟不搭話。子富不知為著甚事，也不則聲。

俄延多時，翠鳳忽說道：「耐自家算算看，幾花年紀哉。再要去軋餅頭，阿要面孔！」黃二姐自覺慚愧，並沒一句回言。翠鳳因子富當前，不好多說。又俄延多時，翠鳳水煙方吸罷了，問子富：「阿有洋錢來浪？」子富忙應說：「有。」向身邊摸出一個象皮靴葉子授與翠鳳。翠鳳揭開看時，葉子內夾著許多銀行鈔票。翠鳳祇揀一張拾圓的抽出，其餘仍夾在內，交還子富。然後，將那拾圓鈔票一撩，撩與黃二姐，大聲道：「再拿去貼撥俚哋！」

黃二姐羞得沒處藏躲，收起鈔票，佯笑道：「勿個。」翠鳳道：「我也勿來說耐哉，難看耐無撥仔再好搭啥人去借。」黃二姐笑道：「耐放心，勿搭耐借末哉。難末謝謝羅老爺，倒難為耐。」說著，訕訕的笑下樓去。翠鳳還咕嚕道：「耐要曉得仔難難倒好哉！」子富問道：「俚要洋錢去做啥？」翠鳳攢眉道：「倪個無悔真真討氣，勿是我要說俚，有來浪洋錢，撥來餅頭借得去，自家要用著哉，再搭我討。說說俚假癡假呆，隨便耐罵俚打俚，俚隔兩日忘記脫仔，原實概。我也同俚無那哈個哉。」子富道：「俚餅頭是啥人？」翠鳳道：「算算俚餅頭，倒無數目哩！老餅頭勦去說俚哉，就故歇餅個也好幾個來浪。耐看俚年紀末大，阿有啥一點點清頭嘅？」子富道：「小房間裏有個老老頭，阿是俚餅頭？」翠鳳道：「老老頭是裁縫張司務，陸裏是餅頭？故歇就為仔撥俚裁縫帳，湊勿齊哉。」

子富微笑丟開，閑談一會。趙家姆搬上晚餐，子富說已喫過。翠鳳乃喊妹子黃金鳳來同喫。

晚餐未畢，祇聽得樓下外場喊道：「大先生出局。」翠鳳大聲問：「陸裏搭？」外場說：「後馬路。」翠鳳應說：「來個。」

第二十一回終。